石遺先生文集 五

石遺室文集

弢

自敍

生平無韻之文無慮二三千首教授京師武昌各學校說經之文數百首論史之文數百首論文之文百十首佐幕臺北武昌草奏書札數百首賣文上海十年壽言卽數百首雜報論說又數百首其少時里居課經義治事詞章於書院者不數焉今皆棄不取尙有數百首屬於記載告語各類不於吾身尙存擇其稍雅馴者都爲一集則前所云二三千首中流落人閒必復不少異日有摭拓旁逑謬附知言而代梓之者則多非吾心所願存死者雖未有知而隱隱不甘之情鬱於天壤亦何惜不預爲之所也故刪存如左其編次體例詳於與姚君慤劉洙源書中云癸丑重

陽節石遺老人書

石遺室文集目錄

卷一
張之洞傳　劉銘傳別傳　林旭傳　吳保初傳
卷二
先室人行述　丁叔疋徵君行狀　禮部左侍郎張公行狀
卷三
高蒲孫墓志銘　王蘭生墓志銘　木庵先生墓志銘　三兒聲祓壙志　戴母王孺人墓志銘　饒氏女墓銘　日本曇華和尚塔銘
卷四

記先君子遺事　記先妣事　書仲容六姊事　書
張相國軼事　書姚石甫張亨甫兩先生事
卷五
行抵臺灣內山加九岸記　遊君山記　歸途望大
別山記　出居庸關記　登太山記　遊明陵記
蕭閒堂記　文筆山生壙記　遊西苑記　小玉屛
山記　小雄山觀瀑記　遊方廣巖記
卷六
顧黃王三儒從祀文廟議　請大學經文兩科學生
由各省保送議　奪情議　鄉飮酒禮議
卷七

送高嘯桐出都序　送馬通伯南歸序　送胡瘦唐
御史歸新昌序　送陳劍潭南歸序　贈姚叔節序
卷八
與唐春卿尙書論存古學堂書　與秦右衡學使書
與俞恪士學使書　復江叔海書　慰羅掞東喪
幼子書　與姚君慤劉泧源書　與戴聖儀書　與
梁衆異黃秋岳書　復劉泧源書
卷九
考工記辨證敘　元詩紀事敘　重刻晚翠軒詩敘
譯日本商律敘　沈乙庵詩敘　海藏樓詩敘
石遺室詩自敘　補訂閩詩錄敘　夔夔堂詩集敘

陳仁先詩敘　東越沿革表敘　榕城攷古畧敘
說文重文管見敘　京師萬生園修禊詩敘　趙
堯生詩稾敘　何心與詩敘　羅癭晻詩敘　知稼
軒詩敘　劍懷堂詩敘　四朝詩史敘　書海藏詩
後　望溪先生與李剛主書書後　方望溪書孫文
正傳後書後　藏南山詩册跋　跋劉松厂畫卷
安徽學政關防搨本跋　書滄趣樓詩後
卷十
爲人後者爲之子辯一　爲人後者爲之子辯二
兄弟相爲昭穆辯一　兄弟相爲昭穆辯二　父卒
則爲母辯　南郊用辛說　北郊尚右說　社亦尚

右說　四郊迎氣祭天辯
卷十一
次男聲漸哀辭　伯兄木庵先生哀辭　澹庵鄭先
生哀辭　朱芷青哀辭
卷十二
小池賦　竹贊

石遺室文集卷一

侯官陳衍

張之洞傳

張之洞字孝達一字香濤直隸南皮人晚自號抱氷督兩廣時創廣雅書院廣雅書局故又稱廣雅父官貴州觀察使生之洞軀幹短小不類北人廣顙偉鼻目三稜有光修髯及腹行坐揖讓儀觀秩然未冠舉順天壬子鄉試第一癸亥始成進士時粵匪方熾詔廷對勿拘舊格式之洞縱陳時事然終以第三人及第旋督學湖北取士提倡樸學才華次之建經心書院選高才生肄業校士錄出天下傳誦丁卯庚午典浙江四川試皆徧搜經策遺卷名下士無

一失者遂督川學著輶軒語書目答問教士道咸以來士
溺於陳腐時藝愈益不學自是後進乃畧識讀書門徑有
詆諆書目不盡翔實稿非已出然不害其勵學愛士懃懃
意也同治間大亂初定朝廷尙兢業開言路言者競進頗
黨伐同異久而孝欽太后厭之獨之洞多上書陳政事不
以參劾爲能光緒初由內閣學士簡授山西巡撫京曹久
不放疆吏倚畀之重自茲始矣未幾法越事起擢兩廣總
督沿海驛騷方修礮臺樓船水戰具之洞注意陸戰專力
籌軍餉重顧廣西邊防兼濟雲南餘力及福建之臺灣皆
百十萬以湘淮軍已暮氣王德榜潘鼎新輩連戰不利乃
起宿將粵人馮子材畀以重任諒山告大捷爲自來中西

搆兵所未曾有雲南宣光亦捷法人勢大屈洸英人議和
急請停戰政府怵且闇遂從之之洞力爭且密飭馮軍速
戰朝旨終連責不得已乃退師粵俗多盜多海賈以博爲
生闈姓尤非法士紳分肥闈姓者遇童子試鄉會試限稍
僻之姓射其中否以百十萬爲博注姓僻者則有代之作
文通關節使之必中而後已害亦甚矣然禁之不易籌餉
無所出則且因勢而重征之歲入恆百十萬中國幣制銅
錢外向用生銀互市口岸則用外國所鑄銀圓漸及內地
乃創鑄龍文銀圓小銀圓造兵輪船商輪船設水師學堂
諸要務繁然興矣時鐵路風氣未開惟臺灣巡撫劉銘傳
言之最早疑阻者衆之洞以爲鐵路國之脈絡無鐵路是

人身無脈絡也無幹路是無督脈也乃建議首辦蘆漢幹路而後西達秦晉南通湘粤中朝因調督湖廣湖廣治武昌督撫同城自胡林翼以湘軍戡定武漢開辦釐金籌餉察吏事權一歸巡撫總督拱手而已之洞至興鐵廠槍礮廠紡紗織布繅絲製麻製革各廠創設官錢局造幣局行用鈔票鑄銀圓以固根本劑盈虛攬鑄東三省雲貴四川各省小銀圓收其餘利歲百十萬用從事陳衍言仿造外國暗字銀紙創鑄當十銅圓當二銅錢行用南北各省至數千萬餘利至千百萬繼而鄰省競利分畫行用畺界而閉塞滯銷矣又繼而京師集權禁限各省鑄造而銅幣業已充斥值亦貶矣議者咎銅圓之漁利病民直不足當十

然一文錢既極微而乏絕無銅圓卽無以交易失在銅價
既貴當用金銀主幣不當用銅有主幣補助幣乃有限制
銅圓特一時濟急先鑄者蹔獲其利耳湖北爲數省要衝
若鹽斤加稅土藥加稅罷釐金行統捐開富籤票歲入增
數百萬益以沿江沙田堤工堅實漢口後湖漲灘大冶崇
通鐵煤礦會城內外築馬路闢商場生活窮民無算用以
添造槍礮及淺水兵輪首開速成師範兩湖完全師範方
言文普通中小各學堂選派學生留學東西國甲於各省
先於各省其講武則武備將弁各學堂練軍全鎭礮隊輜
重各營罔不具備湖北列在小省攤京餉攤賠款至方駕
江南焉庚子之亂革王載漪矯旨命各疆吏攻擊居留外

人之洞不奉詔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倡互保之策北方鼎沸東南晏然前後坐鎮武昌二十年中權兩江總督者二年丁未乃以大學士入爲軍機大臣兼管學部未幾景帝孝欽太后相繼崩殂少帝立醇王載灃攝政監國專用親貴至十部大臣惟司法學部屬漢人以母弟載洵載濤典水陸軍載洵招權作威福日營宮室天下側目載澤長度支無所知惟與之洞爭幣制袒庇瑞澂以亡其國之洞力爭親藩典兵至於椎心嘔血病旬月以薨遺疏有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凜古人不戢自焚之戒各語天下誦之生平獨立無奧援惟高陽相國李鴻藻稍左右之李卒政府皆不以所爲爲然剛毅翁同龢尤惡之

戊戌景帝召將內用翁以留辦教案阻之中途折回之洞天資稍遲鈍而精力過人文章經濟之學弗得弗措思深憂長眼光因之及遠長慮却顧亦閒坐此宏奬知名士無不羅致然不與謀政事所用多雜流奔走承意旨之人亦無薦剡爲公卿大臣者

論曰傳云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此大一統之世之言也今不能與列强閉關絕約人富强已貧弱猶爲此言非騃則狂易耳中國士夫諱言財用見之洞用財如糞土從而百端詬病之然其家固不名一錢也三十年經營財用與外國理財家較挈短長去之尙遠而中國居高位者遂未有其人闈姓籤捐之類固不軌於正鐵廠紗布絲

麻各廠亦折閱相繼然一易商辦則贏利巨萬一擊不中謗者引爲大戒豈不誤乎獨銅圓鈔票暢行時衍請以中國所自有金鑄造金幣以數百萬建織呢大廠可支三十年國用遲回審顧未之能從滋可惜耳爲專制之說者至謂開學堂遣派遊學練兵造械爲亂階彼驪山囚徒又何嘗負笈之學子耶

望溪守退之義法戒文士不得私爲達官立傳然列傳創於司馬子長史記卽文士私作多同時人張廣雅相國在清末最有關繫見聞之眞殆無如余特援子長例爲之冒望溪之不韙所弗恤矣衍記

劉銘傳別傳

劉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面黃黑𤺥麻隆凖㬍捻匪婁被創羣呼劉麻子相驚軀不踰中人雜立稠衆中一望輒見若高出人表然十餘歲隨安徽按察使某爲材官某年方二十六私嘖嘖謂其官可及年不可及旋舍去隸李鴻章部下積功至直隸提督年亦二十有六三十有二封一等男爵矣京山北之役期鮑超合圍其夜某時超失期銘傳軍遂大崩一夕數年精銳熸焉捻返追銘傳與書記劉宗海騎駿騾狂奔數百里刃從腦後下劈及騎負痛益奔乃免髮際尙有一綫瘢痕也由是切齒超鴻章數日不得銘傳消息以爲已死劉宗海云素惡左宗棠督辦陝西軍

務卽奏劾之退居常在金陵築水榭冠於秦淮喜學詩爲
白樂天郎康節語甲申朝命督辦臺灣軍務銘傳時已不
屑爲欽差大臣欲爲督撫延寄下故挾數姬遊杭州西湖
鴻章急遞促之不顧寄語曰非封疆勿相涸也鴻章爲婉
陳加巡撫銜乃受命至臺北基隆不可守法人陷之退淡
水布署防滬尾募土勇一戰克焉斃法人數十初福建巡
撫未移臺全臺專政於兵備道遙受督撫節度時臺道湖
南人劉璈號稱有才幹何璟爲總督兼巡撫事懦璈專橫
事皆先行後白璟偶指駁則惡聲相向素輕銘傳武人無
所知非眞巡撫臺北又挫衂臺南夭險法人不至自謂有
設備視銘傳如無物事事與忤和議定銘傳實授巡撫使

湘人提督李定明查璈贓巨萬及姦淫諸不法事列欵嚴劾且關說軍機處必置死地朝旨逮問下獄年餘將定讞繯首璈有貲傾家營救乃効力軍臺死戍所皖人劉秉章爲四川總督鮑超川人方死而獄興秉章鍛鍊之抄沒家產超妻死焉臺灣向受內地協餉歲數十萬金不能自立田賦悉入豪强海關稅安平滬尾二口隸鎭閩將軍銘傳爲巡撫乃收回不受協餉撫𤅡清丈益以茶葉樟腦煤鐵林木百貨之稅歲入且三四百萬金曾有城府恩怨分明奏議公牘不掉文詞能自爲最輕武人畜視之旣爲疆吏則又輕疆吏獨重京曹禮知名士喜談命相在臺時一日有相士極諛當相國銘傳嚄唶曰余武人也爲督撫已破

格那有爲相理相士力言法當爾銘傳曰果爾天下事亦殆矣麾之去命賞五十銀圓顧曰他日果驗再賞五百圓也自言五十六歲又當革職六十歲當死已而果然

論曰劉宗海又云西捻張總愚逼畿輔李鴻章銘傳皆奪官銘傳怒將變有不屑奴性之屈服焉撫臺則鐵路電線郵政礮臺學堂船商火器水雷諸機械製造於舉國未爲之日獨先爲之令居政府若南北洋大臣革命元功殆無有出其右者膺畺寄僻處海外地小不肆厥設施鬱鬱以沒偉大事業豈不以其時乎

林旭傳

林旭字暾谷號晩翠福建侯官人祖福祚安徽東流縣知縣以循良稱父百敬邑諸生旭少孤從塾師學爲律賦出語驚其長者喜瀏覽羣書家貧閱市借人人見其强記樂與之同邑沈瑜慶者以道員需次江南有女鵲聰頴能文詞貌英爽瑜慶必欲以字佳士省墓歸從旭塾師見旭文字異其博贍觀其少不颺意猶豫然終妻之贅於金陵從遊武昌徧識一時所謂名流若陳寶箴三立父子梁鼎芬蒯光典屠寄之倫歲癸巳旋里應童子試三試冠其曹爲邑諸生旋領鄉薦第一闈作傳誦天下年十有九耳入都知名士爭與交遂交黄紹基沈曾植康有爲梁啟超嚴復

諸人未幾中日搆戰中國方大挫言變法者遂起京師强學會興旭奔走其閒與張亨嘉等興閩學會與王儀通張元濟等興通藝學堂繁然有所爲矣旭窶人子然不能惡衣菲食時徵歌選伎車馬甚都瑜慶不能給則熱中取上第揣摩時藝伏案爲殿體書甲午乙未戊戌五年三上公車皆薦不售則發憤爲歌詩取路孟郊賈島陳師道楊萬里苦澁幽僻喜從鄉人鄭孝胥葉大莊陳書陳衍討論自擇百十首刊之孝胥以爲如啖橄欖大莊以爲似袁昶衍以爲春夏行冬令非所宜戊戌衍寓京師蓮華寺康有爲梁啟超寓上斜街方上萬言書開保國會旭日至衍所談藝談國事衍語以子向習詞章經濟非所長時局會有變

盍姑少竢既下第强使出都同遊杭州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皆欲致之而中朝方令京外官四品以上薦舉人才翰林學士王錫蕃奏薦旭召見特命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以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與新政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欲盡斥耄老諸大臣舉用新進十日而難作矣初那拉太后雖歸政景帝而用榮祿爲北洋大臣某爲步軍統領兵權固在握也新進者亦知無兵不能有爲則請景帝調用某某軍謀未行而后聞之四章京就逮數日未具獄辭斬西市楊清秀與焉者相傳平日言得三千勁卒縶后手足有餘也旭死年二十有四無子有晚翠軒詩鵲字孟雅哀毀逾歲卒嘗從陳書陳衍學詩文辭有

論曰旭平日居一室中行坐觀書談論片晷不少甯倦則
斵矣鄭孝胥云殆古所謂鬼躁之咎徵歟畜於婦翁婦鬱
鬱不樂乃援例官內閣中書被薦遂爲軍機章京中書充
章京故事然也然旭不幸早死耳若至今存所謂元勳偉
人豈多讓焉

吳保初傳

吳保初安徽廬江人也字彥復一字君遂清故提督長慶謚武壯次子長慶父某死於粵匪之難長慶年十三投効淮軍卒復父仇以孝勇聞天下雅慕文章氣節結納當世知名士朝鮮之變長慶帥師四日抵其都俘大院君以歸日本師後半日至愕眙莫誰何因留師漢城鎭之張謇朱銘盤周家祿皆在幕下兼欲延攬鄭孝胥令總統袁公爲隨員旋薦帮辦營務長慶卒於軍遂繼其任保初文弱頴異長慶以爲非將種使入都師事故侍郎宗室寶廷寶廷方罷官無以自存長慶歲資助之則與其子壽富富壽縱意詩酒山水間保初擩染爲清折閑肆之詩遂識沈曾植

歐陽錡陳衍之倫鄭孝胥至都獨請業學詩稱弟子孝胥素不主張師弟子之說堅拒之而廬江陳詩者年長於保初轉從而稱詩弟子焉保初事事効法寶廷爲詩千百言立就前後千百首今所傳北山樓集其十之一二也時剛毅方長刑部自命刑名家保初以蔭補主事與爭一獄讞藁反復詻詻持不下至擲藁於地自褫公服出署去既棄官居上海那拉太后臨朝報効釐集政日敝保初乃電請歸政康有爲梁啓超方倡新法保初奔走號召而珍妃適有粤海關江海關諧價之獄激而爲戊戌政變又激而爲庚子仇外唐才常謀起事於漢口相傳保初與焉兄保德懼連將告密又與保初妻謀紿而坑之嗣子世炎具以告

跳之日本踰歲歸今總統袁爲北洋大臣月致二百金使居金陵勿得至上海繼益百金要以三事不入都不言朝政不結交新黨若圖禁於天津焉恐其及禍也袁入樞府楊士驤繼增爲五百金供二姬彭嫣王姹外能與丁惠康陳瀏方爾謙各有所娛矣保初爾謙以古錢瀏以蘐惠康以古琴宋本書鈔本書士驤卒繼之者端方咄嗟謂保初曰得爾師季直書札否季直張謇字也保初躑躅曰季直先君幕下客並非吾師端方曰師可背乎戲侮久之保初慍曰滿洲人之剛愎者殆無踰剛毅吾斥之不能聲若何敢爾拂衣徑去自是轉徙窮病惟袁氏父子稍給之遂至於死世炎有神童之目書過目不忘十餘歲喉疾卒保初

傷之甚惟二女弱男亞男畢業日本學校保初妻旣無伉儷情其姊買王姹畀之彭嫣爲妓名於上海曰金菊仙善書通文理不嫁富人子委身保初保初狂喜要陳三立丁惠康諸名勝作詩張之桐城陳澹然爲之傳以嗜鵶片保初窮不能給卒去

論曰保初古之傷心人也古今稱四公子者三戰國之孟嘗平原信陵春申明季則方以智陳貞慧侯方域冒襄淸則故湖北巡撫譚繼詢之子嗣同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三立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惠康與保初皆以文采風概生丁末造豈不異乎惠康保初尤抑鬱以死傷哉

石遺室文集卷二

侯官陳衍

先室人行述

室人姓蕭氏諱道管字君珮一字道安侯官人父凌皐公棄儒而商致多金年且七十始生室人次室林氏出也幼就傅讀書未成誦講解未了然於心輒廢寢食書法秀勁初學虞永興廟堂碑及柳誠懸後學衞景武碑生二十年來嬪長身頎立閒雅有容止先母鍾愛逾所生產長男不育病甚先母撫視憂泣數夜不睡衍家世貧生十年喪先君二兄以養以教既娶食指漸增乃析爨鄉試屢報罷束修膏火之入不足供事畜連歲產子皆不自乳乳嫗雇行

立所有奩贈於以蕩然室人產子往往瀕於危癸未衍赴
禮部試又將產子有戒心乃偕入都都下名勝遊覽殆徧
嗣是衍旅食四方二十餘年室人無不挈兒女以從遊踪
所至西上黯淡灘東望赤嵌山色泛西子湖憩靈隱天竺
探韜光入雲棲立吳山俯錢塘江金焦北固石鐘大別諸
山皆緩步造絕頂登黃鶴樓上琴臺達武勝關走許鄭衞
趙燕之郊臨廣武渡大河踰蘆溝復入都遂臥病不起矣
生平料理家計隨所入豐儉未嘗空乏之子婦恆怪之庚子
後撙節歲入力餘其半里中用有田廬果樹年少時欲博
先母及外姑歡亦望衍成立功名二老既逝殊漠然衍有
徵官遂以不爲學部之調頗阻之晚究心哲理見解迥異

尋常嘗著言愁說樂二篇寓輕世肆志之意言愁云愁如海也井蛙不知有海恨如冰也夏蟲不知有冰其於人也爲愚故愈愁以愚本無愁無所謂愈如其不愚未有不愁者愁之數以愚之數相乘除而境遇不與焉進乎愁者若憂患若悲哀皆愁變相人有禍在目前而不知憂戚至死亡而不知哀者非其天喪乃其天全也不知者其未來著也禍在目前爲未來戚至死亡爲見在未來則愚者不知見在未有不知者曰天下無見在即見在即過去未來不迎過去不留何知之與有然莫不知飽煖飽煖其見在乎既飽爲過去自一咽再咽以至數十百咽其閒有見在者矣寒之需衣自身之在衣皆見在焉若鳥之有羽獸之有

毛拔其羽刮其毛未有不鳴號者未飽而奪之食亦猶是
焉及其旣饜芻豢不拒盡過去也杞粱之妻善哭其夫至
於崩城河閒婦人則若無事焉荀粲神傷以盡莊生則鼓
盆高子羔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原壤則登木而歌人之度
量相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未爲充類至義之盡也大
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猶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鳴
號躑躅乃能去矣然如莊生原壤河閒婦人彼或有託而
逃或出於此而入於彼也然則愚可學乎絕聖棄智塞聰
黜明不能舉剖斗折衡爲例也剖與折一舉手之勞斗衡
已失塞之而猶聰黜之而猶明非入定面壁不可矣若聖
與智不以入定面壁而遂棄絕也造物之不齊也有得失

之辨而苦出焉所謂苦者皆其意有所欲得而不得與得之而不久失之而不復也何以欲得猶夏蟲之欲得夏井蛙之欲得井耳若夏蟲欲得乎夏之外以至於冰井蛙欲得乎井之外以至於海則多此夏以外井以外之境於意中不覩止欲得井止欲得夏者已侈乎雖不得固無失其爲夏蟲井蛙也人情莫不好合而惡離好則欲其合而惡其離惡則欲其離而惡其合好惡無定在離合又無定在而苦樂生焉而命運之說起焉同者同聽同美同然言其大概也有大同實有小異有小異斯有大異菖蒲羊棗以至於痂不同者也環肥燕瘦以至易內好外不同美也黨牛怨李劇秦美新不同然也而好合惡離則無不同然死

亡離也妃偶之不如願亦離也夭卒爲死亡壽考亦爲死亡相如得文君而如願相如不得茂陵女又不如願無他惡離故也人間天上爲離山川舟車爲離異室異床異被亦爲離自身而外無不離者雖身以內亦何嘗不離不聰則耳離不明則目離齒搖髮落則齒髮離面枯則顏色離體疲則精神離昔昔夢爲僕則富貴離昔昔夢爲帝則貧賤離大夢覺則魂氣與軀殼離合者其傳舍離者其歸宿其本來也無愁有天子知有愁焉得無秦皇漢武不自安於夏蟲井蛙也劉禪陳叔寶庶乎近之說樂云樂無涯也而行樂有涯於是乎苦與樂相關如環之無端焉孟子榮啟期皆有三樂一至難一至易也而實無易之非難父母

安得俱存兄弟安得無故不自主也若何而後不愧不怍
無標準無界限也舜日爲善而不愧怍蹠日殺人亦不愧
怍各適其適也堯舜不能保丹朱商均之不肖何以教育
英才後世有以講學而門戶植黨而水火者矣曾何樂之
足云榮啟期之樂得爲人其不得爲人之不樂吾無從知
之可無辨也必樂爲男子則婦女將絕跡於天壤乎必樂
乎老壽則曰幼曰弱曰壯曰强曰艾皆將汲汲顧日影而
戚戚於死期之將至乎樂之高尚者有二曰感情曰名譽
富貴者所以供斯二者之取精用宏而已無斯二者而徒
富貴不過藏貨財之藏土木偶像之衣冠而已感情名譽
二而一者也有名譽未有無感情有感情亦未有無名譽

者感情易解名譽難言流芳千古遺臭萬年此所謂臭彼以爲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漢高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簡約至矣然竊鈎者誅竊國者侯身外之物孰則非盜無已其殺人傷人有罪乎然以挺與刃以刃與政殺傷有得見不得見者矣古云殺之而不怨情欲之感則有之矣自道學者言之若污衊頹而自有千古者有樂道之者也蔡邕之哭董卓桓温之慕王敦士各有志也自李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知德者鮮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此輕世而肆志也行樂云者道在振作而有爲因勢而利導急起而直追也然而有勝情矣又必有勝具有勝具矣又必有勝流三者備矣而所謂良辰美景賞心

樂事以時勢造英雄者皆將以英雄造時勢乎然而英雄不世出時勢又不可待所謂陳徐應劉一時並逝也所謂期年之閒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也故均之英雄有爲帝王者矣有爲將相者矣有爲盜賊者矣均之帝王有爲一統者矣有爲偏安者矣有爲割據者矣其遇順也德小者爲里胥爲縣大夫稍大者爲諸侯又大者爲方伯連帥又大者爲天子此千載而不數覯者也其處逆也能守一砦者環寇數千焉能守一城者環寇數萬焉能將十萬者寇至且百萬焉國僑揞拄弱鄭諸葛亮跋蜀中而秦政之幷吞席卷又徒以土崩而瓦解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造物無才而藉口於持平也且夫衆人熙熙

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言衆人無識但顧目前之樂乎宇宙之大品物之盛猶大饗也聰明英秀之子猶上賓也禮行終日賓主百拜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肉乾人飢而不敢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此何爲者耶及卷三牲而歸之賓館則日晏人倦而思卧矣故鹿鳴之燕羣臣嘉賓常棣之燕兄弟伐木之燕故舊朋友盛世之元音千載而一時者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惟宴有泣下霑襟耳謝安石先樂後憂范希文先憂後樂二者未知孰得而孰失也娶媳十餘年尚未弄孫一女嫁後即別去俱不介介於懷至於鬼神巫祝之類尤鄙笑不道故病革神明湛然無一語涉於恍惚者衍向來不作置妾想室人年過五

十見者謂尙未老嘗自言吾五十外卽當死兒女長大婚嫁俱畢及此面未皺頭未白而藏吾醜也又嘗言吾性好登覽然東南平遠山水亦畧遊矣其甚險峻非吾纖仄步履所能及者聽之可也敝廬築樓面烏石山吾嘗卧對逾月嵐翠撲簾帷異日更斥而大之誦詩習行草其中足以安神然天下事安得盡如人意哉初嫁時所居窗前有竹數十竿衍偶館於外室人攤書綠陰沈思獨往移居西門街小有池臺樹石居臺北高樓可以眺遠上海高昌廟官屋枕溪花木蓊翳室人時精力饒富佳日出遊外勤事筆硯兼課諸子讀書寫作寓武昌後十餘年則蕭散自放若將遺棄世務矣素善鉤稽喜考據之學成說文重文管見

一卷列女傳集解十卷蕭閒堂札記四卷然脂新話三卷平安室雜記一卷遺詩文長短句各一卷前後刊行論文極精審作者癥鋽所在抉摘無遁卒後數年浙江玉環女弟子戴禮仿劉向列女傳體例撰清列女傳七編上諸國史館室人與焉其傳即專述集解自敘云道管少喜汎覽繼耽考證以爲古經籍雖缺有閒而好學深思未有終不可知其意者北齊邢子才所謂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可爲斷章之取也戊寅已卯閒石遺方舍其詞章之學治說文三禮道管日閱古書閒有札記已丑里居西門街一日閱古列女傳至無鹽醜女篇言未卒忽然不見句福山王安人補注以爲殆不可曉疑是遁形之術云云道管曰忽然

不見者乃古人事理難明之詞並非遁形之謂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五帝德篇皆可據爲左證也石遺方游湘乃貽書語石遺石遺報書謂盍繼王梁二家後爲疏證之學當爲王梁畏友也時道管所見列女傳止有郝氏遺書本且借人來者乃毅然自鈔寫全帙約十萬言不匝月而畢訂爲五册並郵屬石遺爲購錢塘梁氏校注本其明年二月石遺持梁氏本歸五月至上海七月道管亦攜家至又明年乃取王梁二家注校所未及與已及而猶未安者引書疏證且時下已意細書於向者鈔本之眉如長編焉旣而私念列女傳之學自曹大家虞貞節綦毋邃三家全書佚不傳惟時時見於經典釋文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

詩正義史記正義史記索隱太平御覽等書所引不過百十處至國朝而王梁二家與盧校顧校段校孫校馬校諸本外若臧氏庸王氏念孫王氏引之馬氏瑞長胡氏承珙陳氏奐洪氏頤煊牟氏房王氏紹蘭輩皆以老師宿儒各有校正齗齗如也則不如廣羅衆家以爲集解若裴駰顏師古之所爲矣王氏之書長於詮釋而遠希班注故訓每不詳所從來梁氏之書長於校勘而近徵王本引據或不免於緟出然其得多失少則固以遠追班趙而無不及可無疑也踵其後者固幸有鎚鑿之先施亦窘於要害之已據矣道管於各家雖閒有異同然依據必碻不敢爲無徵之言如九嬪非即九御管叔爲周公弟貨金非貸金民愛

其上非民惡亂於無別不必改亂從飢惓不必改氿天子
不親迎春平君非太子嘉之類至若闟內師疑卽司闟司
載疑卽司盟孟子不及師事子思乘居疑作乖居中牟爲
范中行邑張儀詐楚爲懷王時之類疑若與傳文偶有違
異然古書所載傳聞時有異辭用備參考又裴松之注陳
志之例幸勿以蠹生於木還食夫木譏之也後附贊云道
管之才當代所推疏通劉傳詞簡義賅諸家訓釋集注益
恢王梁流亞名重蘭臺室人前後產八男二女復不耐講
究衞生數十年來夜寢必至四鼓或深談遂以達曙患血
崩症十數年咯血復年餘卒於京師年五十有三長子聲
暨次聲漸死於庚子天津之難次聲被前卒次聲訖女師

葛適吳鐸餘均殤中年取山谷老人語顏所居曰戴花平
安室自撰記自書横幅晚復取眞誥語顏其堂曰蕭閒卒
之歲衍作蕭閒堂五言長律三百韻哭之云

丁叔雅徵君行狀

君諱惠康字叔疋自號惺庵廣東豐順人父日昌以諸生起家官至福建巡撫所至政績有聲君其第三子少豪宕不羈然習聞庭訓學問皆粗知門徑忽翻然有悟痛刮磨舊習發篋陳書讀之時巡撫公已卒家有園林富圖籍相傳同治初元上海郁氏宜稼堂之書散出巡撫公適官蘇松太道其舊槧名校精鈔大半爲所得若宋刊世綵堂韓文程大昌禹貢論九朝編年毛詩要義儀禮要義金刊地理新書等或云十種或云五十餘種均歸持靜齋其最著者矣君於經史百家九流訓詁詞章金石之學皆汎其涯落筆爲文有魏晉閒人風格人亦如其文雖爲邑諸生不

屑求科舉雖爲部郎未嘗分部學習也嘗北遊欲讀書南
學長沙張公百熙領學事置君第一旋舍去遊日本歸而
參學務於廣州又舍去庚子之亂大學士粵督李鴻章議
和至上海君大集南北志士銳欲有爲謁鴻章陳政策鴻
章不能用百熙旋薦舉經濟特科不應自是往來京師上
海居京師數年一室無塵舊本圖史插架張壁數古琴直
千金數百金甁爐盆盎杯盤之屬多古瓷下者猶舊青花
然日用常無以自給友人或貲助之與曾習經陳衍姚梓
芳吳保初羅惇曧數人交最密或告以貌酷似王介甫則
陰喜自負時以語人則知其未忘世也妻卓氏不相中妾
王氏產一子殤妾亦隨殞君方自里至都聞之悲甚及隆

冬無裘不炭積凍傷胃脘傷肺初病嗽上氣繼以歐逆遂
以宣統元年四月晦日卒於京師醫藥殯歛及歸其喪習
經一人任之交梓芳最早嘗以獨山莫友芝所緝持靜齋
書目尙少提挈綱要欲爲有清經籍志及寰宇訪學錄諸
書移書梓芳商榷義例未成而卒有子女各一遺詩百十
首存惇曧衍處友人陳衍謹狀

禮部左侍郎張公行狀

曾祖諱宗器誥贈光祿大夫妣羅氏誥贈一品夫人

祖諱振西誥贈光祿大夫妣于氏誥贈一品夫人

父諱鏡湖誥贈光祿大夫妣黃氏誥封一品夫人

公諱亨嘉字燮鈞一字鐵君福建侯官人八九歲讀春秋左氏傳至齊楚秦晉各大國交兵處卽按其山川地望䖏畫爲圖十餘歲讀史記亦如之未冠以縣學生舉於鄉歲在同治乙丑自是困禮部試幾二十年用以肆力於學閩浙總督左公宗棠創正誼書院課舉貢爲詩賦四子書文福建巡撫王公凱泰創致用堂課經義治事公試冠其曹十常六七光緒癸未始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已用大挑知

縣分發河南保以同知升用矣會有王樹汶京控之獄公先在東河總督梅公啟照河南巡撫李公鶴年幕中獄已定讞二公命公覆訊公白疑有冤爭不能得獄平反二公奉嚴旨褫職連承審官數人公自理於都察院獨免吏議遂復與禮部試也丙戌授編修命提督湖南學政試一府治經古場分經史小學輿地掌故兵謀算術詞賦二三十門發題百數十道治經者分習各經又分今古文若詩齊魯韓尚書歐陽夏侯伏馬鄭諸家也一府治試二三十日日坐堂皇傳餐不入內夜閱卷往往達曙名第上下既鱗次排比猶斟斠一二字句分寸短長數移置之不使小有顛倒委屈鄉試號舍釐萬有奇應試者萬七八千人學使

者錄取遺才府縣學生當十擯其三太學生當十擯其四
公去取尤兢兢較毫釐矣校士錄出士林爭購以爲命題
閎博即得未曾有也癸巳典試廣西充正考官徧搜遺卷
拔取以十數辛丑提督浙江學政時方改四書義策論試
士以淹貫有特識爲主其能發揮新學者薦舉經濟特科
及咨送京師大學堂爲師範生在湖南倡捐廉俸增益校
經堂肄業名額杭州舊有藏書樓亂後書無一存新而大
之購書七萬卷刊定士民借閱規條綜公生平校文如赴
飢渴愛士如護性命愼黜落如決獄之恐失入學問喜博
大而惡苛碎其遊覽山水評品書畫亦然將之湖南以書
抵衎極道洞庭衡嶽天下偉觀江胡曾左中興偉人必有

人士文章繼起者夸示之以要其往桂林陽朔山水昔人稱奇公以爲細碎不足喜喜司馬氏通鑑首以教人謂明季國朝諸儒若黃氏宗羲王氏夫之顧氏炎武胡氏渭顧氏祖禹顧氏棟高所箸書皆裨實用爲文章開朗詳盡不屑屑爲含蓄吞吐以取姿態嘗作張文達公之萬神道碑中述豫軍戰事數千言翔實地形以究東西捻就殲之勢見者皆以爲非公莫爲也由編修入直南書房升授國子監司業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升授司經局洗馬遷翰林院侍講升授太常寺少卿遷大理寺少卿由浙江學政回京奉旨著仍在南書房行走並充京師大學堂總監督補授光祿寺卿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授兵部右侍郎

調補禮部左侍郎充玉牒館副總裁經筵講官公之爲總
監督也大學堂初立乃闢講堂學舍操場廣生徒至五百
人時耳食東西國學制者方謂講席當檄委講師當爲屬
吏公不謂然走書幣四方禮聘儒宿或請至四五不倦雅
護學生而譎觚肆慢者必繩之立朝二十餘年一意孤行
空所依傍或感觸時事持論峻切聞者色變故舊親戚宦
遊京師四方者不能爲關說函薦故不喜者多近歲改官
制貳列曹者事至不敢有可否公貳禮部核議顧黃王三
儒從祀文廟奏設禮學館草創規模有所異同辯論齗齗
至面發赤不止戊申歸里議遵奏案設存古學堂手訂章
程數十紙當道任籌款興辦有日公入都有梗其事者遂

中止公憂舊學自此淪亡常以爲憾癖嗜書畫收藏多國
朝名家大小千百事宋元人僅百一二以爲歲月綿邈非
來歷眞碻者不敢有也然數十年廉俸所入盡於此矣少
孤無昆弟官京師湖南浙江皆奉太夫人偕行無間溫凊
戊戌命出使朝鮮以親老疏辭庚子兩宮西行太夫人年
已九十不能棄奔行在所疏陳引咎兩宮優許之丁未八
月太夫人享壽期頤兩宮均錫匾額及建坊銀兩其明年
二月丁太夫人憂十月歸葬服闋仍直南書房體素厚重
冬春多痰以宣統三年正月二十日無疾痰湧遽薨生於
道光丁未享年六十有四事聞奉上諭前禮部左侍郎張
亨嘉由翰林入直南書房迭掌文衡洊升卿貳學問優裕

克勤厥職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侍郎例賜卹任
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
張如亶著以主事用欽此娶閩縣王氏封一品夫人先公
卒長子如怵早卒次即如亶妾鄭氏出孫戩如怵出公薨
數月奉旨給予二品廕生公官卿貳例得史館立傳衍兄
事公四十年知最詳謹具歷官行事狀上之禮學館纂修
學部主事陳衍謹狀

石遺室文集卷三

侯官陳衍

高遹孫墓志銘

自君移居城南不與余相密邇然無旬月不見者丁丑七月余病且死不出戸者數十日方怪君足音闃然而君赴至以九月六日卒矣力疾詣君家撫棺一慟君家人言惟舊患嗽上氣咯血七月減而復劇自寢疾至臨盡時時念余不來嗚呼以旬月必相見之人余病君即以死不相聞知人事倘可保耶方余年十六家居城東北隅去家一牛鳴有舊蘭若花木疏野余讀書其中君家亦相隔數十武常來遊漸相稔君幼孤母入舅言殊少恩然識余七年未

嘗徵見詞色而清羸善病實拂鬱於中然也既喪母余詰君不値老乳母抱君兒欸坐告余云君弱不好弄浸淫詩書美風姿而謹身如玉未嘗作狹邪遊故有屋數間田數畝衣食典粥殆盡習舉業足以凌轢儕輩而屢困不售婦邵氏幼隨父宦江南嘗談太湖山水君爲神往以語余余時亦蜷曲鄉井往往出門寫憂意行原野則迴汀斷港頹榭荒龕與君相遻而笑則徜徉買山果菱芡之屬充飢渴日既入不忍舍去有千百錢則沽酒相從老屋中談諸動隣壁亦瀏不可得矣君諱鍾泉侯官人祖允煐名孝廉父某君既不得志於有司退學爲詩古文詞苦無師與余論極合則憖憖相質證甚愧無以益之然余讀韓退之孫可

之歐陽永叔王介甫文章其稱李覯賈希逸鄭條王回至美而歎君文采寥落無聞則窮困早死之由也君卒年才二十有三遺詩百餘首蘊藉清新似徐東癡宗定九之作不尤可惜哉君病中嘗夢前身爲某處童子司蓮池若干頃私折數花被貶余固未之信顧自君之逝常夢至一洲島在綠波萬頃中亭館花木一碧無窮知君居之而未嘗見君悽然而醒殆亦結想所幻言之者志余積悶之深也君權厝西關外葬未有期余旅食四方先爲之銘將以歸諸其家銘曰

玉樹之長埋兮不一舒其枝柯玉佩與瓊琚兮其聲魄以和吾知其奐若瑔猛於山阿

故孝廉王君君蘭生墓志銘

王君蘭生卒之四年其孤我臧至上海攜君遺詩一册請爲敍余曰君生平交最親且久者惟故兵科給事中陳君琇瑩及余琇瑩早達先君卒余後死當爲銘幽之文豈獨敍君之詩憶余年十一先識琇瑩因識君君館法海寺鄭姓宅有花木池臺余與琇瑩時至醵飲爲樂君飲豪琇瑩尤豪時督學使者濟甯孫公毓汶試士重詞賦余與君前後爲縣學生琇瑩由拔萃中甲乙科入翰林余兩人困場屋逢大比年輒與許君貞幹陳君念祖數人結社爲文會下第余則東去一切舉業書取所謂詞章考据之學雜治之君則專意爲詩琇瑩與葉君大莊方持祧唐宗宋之說

君乃務爲清幽峭刻一路手鈔錢蘀石厲樊榭萬柘坡金
冬心翁覃谿程魚門祝芷塘黎二樵諸家詩無三日不相
過從多集念祖所念祖家近市對門酒樓飲輒彌日多言
詩同飲者厭其酸目笑之君性復不廣遇生客斂容不一
語人亦多弗之喜故獨與余親喜市書稍蓄善本時吾閩
書價至廉列朝詩集售二千錢文苑英華缺一卷售五千
錢海船雖通他方書賈未得消息莫至者一家中落藏書
展轉賣買不出一城之內故也余既日益貧旅食於外君
亦爲萬里遊從蜀學使者校文徧歷蜀中山水得詩數百
首旬月郵寄余稿厚盈寸余遊臺灣巡撫幕時方奏辦撫
墾內山番社臺人林朝棟以道員統土勇數營主臺中路

撫墾事聘君入其幕屯彰化萬山中終日瘴霧如澱已午僅見日君居數月病已而復病余與隔數百里月書札相勞問以十數瑣屑千百言殆無一歡者君有作文字時由驛遞加排單寄視未幾余內渡君益羈孤無聊越歲歸琇瑩督學河南君從之遊者一年辛卯始舉於鄉余旅食上海明年正月君至余奔母喪歸卒哭復來相見逆旅中別意甚惡次年余旋里不數日君復別去遊臺瘴氣所中不自知病日以深七月力疾歸已不可救八月某日卒於家體素羸戚友多憂其不壽方謂素慎疾可無恐也事母孝雖顛躓名場而刻苦力學志不衰若必得當以慰其親者自蜀歸絕少作詩之臺之豫皆無一字意氣寥落惟戚戚

無以養母是憂以死其身若預有兆朕者可痛也君諱景
侯官人卒年四十三歲曾祖某祖某父衡士皆不仕娶陳
氏生一子四女
銘曰齎志已矣遇如其詩瘠而不頤蹙而不頎人爲之耶
抑天實爲之噫

故直隸博野縣知縣木庵先生墓志銘

光緒三十有一年八月十七日我伯兄木庵先生卒於里居春秋六十有八遺命使衍爲志墓之文哀哉吾家順治初年自漳州遷福州傳至吾兄弟才六世自吾兄弟四人及其所出以外無期功緦麻袒免之親世讀書至吾伯兄年二十始爲縣學生員又十餘年始爲副舉人爲舉人先君三娶至吾母王氏始舉伯兄少通達當世務以文章名於時督閩撫閩使者徐公宗幹左公宗棠王公凱泰丁公日昌岑公毓英皆以爲奇才丁公薦諸浙江巡撫梅公啟照年六十有二始以知縣赴選得直隸博野適拳匪之亂起保定爲拳淵藪日夜煽動岌岌博野治無城署無垣兄

百方鎭撫有去而攻掠於旁邑者則不忍其官相誡以無
累之也各國聯軍入都四出搜餘匪責供億揞拄終年得
無事以羸病乞休直隸總督李公鴻章手批稟牘有正賴
保障一方語不聽去又二年乃得歸心力盡瘁咯血不止
矣兄少有至性侍先君談夜深不忍歸寢先君見背初患
痢數日遽劇兄刲股煎藥不效痛父疾非不治誤於無良
醫乃儆精力於學醫自是上奉老母弟妹各三人教養婚
嫁惟兄是賴吾母育四男三女劬勞善病兄自京師歸不
出調護者十有餘年喜爲詩屢棄少作村居陶江移居龔
氏雙膠園武陵園前後與徐副將葆齡陳給事琇瑩劉縣
令大受葉郡丞大莊劉州牧玉璋龔布政易圖陳閣學寶

琛遊具林壑琴尊之樂歲得詩百十首母卒徇沈兵備瑜慶之招出而遊江甯池州淮北潁州滁州蘇州以至作宰關河行役兵火豺虎之交亦未嘗旬月不爲詩兄詩天才超逸胷中不滯於物故與樂天東坡爲近中閒爲後山放翁誠齋爲陸魯望皮襲美雅不以空言神韻專事音節以爲能爲岑參李頎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之所爲者爲然晚精詩律圈點老杜山谷全詩詩境益謹嚴益閒肆善說杜詩常有人人熟讀而莫究其作何語一經說解聞者爽然兄諱書姓陳氏字伯初晚乃自號木庵曾祖諱相貴妣吳氏祖諱起龍妣王氏溫氏父諱用賓妣俞氏黃氏王氏娶林氏賢孝無出先兄卒又娶李氏能文詞聘鄒氏皆早

卒二子敬舉人次敏國學生皆李氏出孫二人寅孫殤已
孫孫女一人平生交友未嘗責望以私見有不可雖其寵
妾愛子直言不狥有責善而無懸怨故始終親之者多居
陶江時野叟村童至於蜑戶問字求醫乞書畫者時容接
不厭後隔二十年許猶有歲時入城持果蔬饋餉者所居
雖客舍必焚香掃地翛若世外遇蹭蹬貧乏未嘗有抑鬱
之意云銘曰
閩詩作者日可觀兄之爲之莫之先一官垂老備險艱詩
中境地坦以寬吁嗟此室儼考槃

三兒聲被壙志

兒字冀伯生而肥澤玉色特異於諸兄弟祖母伯叔父母姑母皆絕愛之歲餘立門首見路上有𨈆者學其狀揶揄之數歲屢跌傷額流血半椀許遂慧不如前嬉不好讀撻之不改稍長其仲兄聲漸千里貽書痛戒之乃折節嚮學教之讀習字屬文粗有可觀兼學英文四方轉從數年方成嗜算學冥心覃思夜三四鼓不睡演草盈篋庚子之亂避地村居江水冷飲者多瘧寒疾兒尤甚癸卯娶婦王氏至睦甲辰秋舉一男不育相向悽惋未幾病誤服藥亦小愈矣其季弟病於城中呼之往力疾赴之遂大病寄居婦家竟至綿惙乙巳正月三日卒娶未二年也余與室人在

鄂以兒素善病未留意及聞病篤四千里路行六日至已
不及見矣航海將至室人忽悽然曰吾兒得佳婦吾尙未
見乃以孀見乎淚下如縻悲夫悲夫
銘曰幼而慧稍長而嬉長而孝友好學又從而奪之喪其
子而孀其妻誰實爲之

饒氏女墓銘

長沙饒君石頑既以所撰明宮雜詠示余且言坿錄中吾次女運瑛所作獨多不幸以喉疾殤於甲午六月年厪一十有二有藕香館遺詩若干首既爲乞一二長者敘之願君破例賜之銘女字宛雲許字臨川李氏子疾作時吾遊浙未歸歸疾已殆則喜問兒近作某詩若何某詩視某詩若何某詩某詩嫉兒者謂非兒作兒死且不瞑其惓惓於詩名若此

銘曰韓氏女挐白氏金鑾女幼能詩孰如吾石頑

戴母王孺人墓志銘

癸丑冬十二月温州玉環女弟子戴氏禮郵書告其母孺人之喪及行述千百言求爲志墓語至哀痛禮前數年遊京師請業甯海章一山太史沈潛經史仿劉向列女傳體例撰清列女傳七編就正於衍寫定上國史館先室人蕭道管以著有列女傳集解與焉禮弱女子能力學自致若此皆母孺人之教也焉可以不銘禮之述畧曰先妣姓王氏玉環人外王父恩貢生槐江公長女外王父連喪諸舅氏惟存梅亭舅氏先妣甫笄力分外王母吳氏劬勞外王父授以詩書一覽無忘年十九來歸家君遠事曾王母王母兩世早寡生產託人經紀乾沒甚巨適江氏姑母有行

先妣出奩贈精美者畀之家君以歲貢生困於場屋交際投贈先妣必黽勉供億禮上有三兄經傳皆先妣講授長兄高弱冠遊庠仲兄傳文習武均早逝三兄揚理家政遂輟舉業故靳禮問學有聞於時忍割慈愛命遠遊臨發訓之曰吾少慕讀書奪於婦功又無名師必滋憾汝能彌吾憾自吾視之男子女子子所生一也顧守身如執玉吾系此至篤耳禮忍泣謹受訓閱歲歸猶抱置膝上詢以教學撫愛如嬰兒田產不能百畝先妣與三兄治生精覈儉約足自給以禮求學多費至衰病屏絕參朮然家君業師太平章渭東先生貧老流落吾鄉迎養終於家禮師一山先生鼎革後感時疾疢先妣欲以待渭東先生者待焉未行

而先妣患暴疾醫藥罔效於去秋九月二十一日巳時棄
兄揚等而長逝矣壽六十有八禮自幼不問宫事長鈌温
凊雖於學粗知自奮然先妣顧而樂之爲日甚短天乎酷
哉衍以爲女學者經史之謂非僅詞章之謂漢以來莫盛
班氏西漢婕好猶詞章東漢大家則經史矣凊二百餘年
婦女以詞章名無慮百十人湛深經史不三數人太孺人
有子能讀書不幸早世乃以實學注意愛女甯夙願止此
哉然太孺人之學識可知已孫四長玉琇早卒娶余氏次
玉璨娶謝氏俱高出次玉球聘高氏次玉璥俱揚出孫女
四曾孫亮節玉璨出曾孫女一葬於縣治蒲田村鳳凰山
之麓

銘曰女有士行僕蓋爾歛之壼內居家理含以化光葳經
史玉環弭楫昔至止烏瀾龍見照清駛禮家有相景千禩

日本曇華和尚塔銘

日本林學士野凢君介其友大作君以曇華和尚行畧請爲塔銘余於佛學涉獵甚淺重違二君意不敢辭案和尚本姓畠山近江國蒲生郡日野村麻生町人父伴生助有男子入人三人爲僧和尚其第三男以東歷天保元年九月十九日入東京小石川區原町一行院受度師事本佛和尚本佛奇其根性啟牖甚力初名覺城後改本乘號曇華又稱昨夢庵安政元年移錫住持誕生院明治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示寂生年七十有七和尚和平明達而容貌如愚愽聞强識言忠行篤練性堅苦薰陶後進訓誨鄉曲靡然德化焉

銘曰白馬西來達摩菩提爲震旦師留鉢傳衣既信而遂
日出天子唐居其西文物名詞輸入斯時孝謙挈提桓武
繼之八派分馳淨土有歧釋迦牟尼溫都闍黎迭爲推排
越莫臥兒西士既微東漸遂滋維新至茲舊典將斷然稍
淩夷抱遺秉孽撰述紛披和尙之姿和平無奇貪欲老羸
嗔恚疢灾堅强忍虧薰德不回墨儒同歸泰然茶毗

石遺室文集卷四

侯官陳衍

記先君子遺事

不孝兄弟四人讀皆先君子自課至爲制舉文則不自改削使請業於一時號稱名師者不孝生十年畢業詩書易周禮春秋左氏傳小戴禮始讀曲禮爾雅始讀釋詁先君子爛熟經傳每晨寢未興命不孝立床前背誦所授書一字錯落必呵正之授書動數千言若書禹貢左氏傳公子重耳之出亡城濮之戰泓之戰鄢陵之戰皆起訖作一日讀不孝惟晏睡早起竭蹶勉成誦則甚喜褒獎憶六七歲時一日讀孟子不仁者可與言哉章一日又讀小弁小人

之詩也章喜其音節悲涼抗聲朗誦不已先君子方自外
歸喜形於色謂不孝於書理殆有神會所居後園地曠天
大夏夜露坐指東方七宿南方七宿示之謂角星甚微平
道二星尤微牛六星女四星亦微教之辨識告以分野南
北極出入地中星歲差諸說風日清美常提携適山水間
城中三山城西小西湖怡山諸蘭若城東溫泉日月至焉
棄養之歲夏暵常終夜不寐一夜忽語不孝曾子易簀孔
子夢奠兩楹事汝知之乎特翻檀弓爲講此兩節次夜又
講授陶淵明與子儼等疏伯兄假館於外夜歸聞之意甚
惡而八月遂覯閔凶哀哉

記先妣事

先妣王氏生不孝於福州井樓門龍山之麓老屋數楹後有廢園因山而浸隆藜蒿沒人閒以惡木先妣自執刓鐮斬刈日千百其堅者礪廚刀節節短之尺爲度時方妊不孝數月見者戒勿屈腰呂數數揮刃恐誤殘腹中兒五官支體蓋俗相傳胎影所嚮若剪刀縫線及之且鈌唇朘𨶒眵若眇諸毀傷也先妣笑弗顧傭一僮仙遊人愿而有力督之鋤地藝菜夜則就先君授唐宋人詩言田園耕種者久之槎蘇塞屋不孝亦呱呱生矣不孝生七年移居湯門街屋後又有廢園先妣所以斬伐蕪穢者如在龍山之麓時不孝誦書之暇則汰瓦礫篵細土平畫畦町大木豫章

柚木蘭外蔬蓏莢生實根諸物靡不種植貧家終歲盤盂所食十恃五六焉不孝數十年來事科舉入仕途傭力於東諸侯皆勉爲所不欲爲土膏句萌之務童所習據於胸中留連不能去也先君望不孝兄弟有所樹立衣食裁足不罹世網則先妣之願也嘗云吾畏痛楚若男子也能爲孝子不能爲忠臣聞先君談明臣以廷杖爲榮及方孝孺十族楊繼盛左光斗諸公事憯然久之先君課不孝讀陶淵明與子儼等疏先妣終身樂誦不忘今不孝少有田園而先妣已棄養十餘寒暑不獲一日見悲夫

書仲容六姊事

姊諱芷洲字仲容於諸女兄弟中最英朗有知慮生二十有六年而未許字時江西巡撫沈公葆楨方居鄉爲船政大臣其夫人林氏病瘵不能理家事長婦亦病廢於床家事一畀叔姒之寡者某氏歲入數千金不敷年負責巨萬林夫人憂之無如何無何長婦卒林夫人聞姊能使媒氏請聘爲長子瑋慶繼室授室之日林夫人起坐榻上命嫗奉舊簿記數册珠盤一使姊核計分四柱數須臾布算告畢呈林夫人喜曰吾乃今不仰賴他人矣無何林夫人卒其又次年沈公總督兩江將行姊屏當出入簿記呈沈公且告曰自奉姑命撙節家用數年舊責已畢清沈公不覺

起立拱手曰吾向此以責償還無日爲憂今得爲乾淨人矣改容久之瑋慶善病不能刻苦力學取科第爲二親所不慊從父昆弟有成進士者沈公夫婦故寵異之瑋慶愈病姊既歸瑋慶激勉問學以余伯兄爲師沈公夫婦從而壽顏姊生平夢皆奇驗不能悉記卒前數年夢至明莊烈帝陵穹碑宛然以爲異日當自經死乎豈知乃卒於甲申年十二月也亦異矣

書張廣雅相國逸事

公日凌晨興披閱文書有事則遲明余初見公約遲明往堂上爇燭以待尋常辰巳見客午而罷然後食有事未而罷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黃白具肴蔬果並食一飯一粥微醺進內解衣寢入夜復興閱文書見客子而罷有事丑而罷然後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寢或不進內冬寒坐籐倚睡夾以火爐蓋分一日若兩日也奏議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脫稾數萬言其要者往往閉門謝客終夜不寢數易稾而後成書剳有發行數百里追還易數字者

權督兩江時一日輿至旱西門呼材官詢其處命駐輿與談謝安西州門故事辯證良久乃行

公嘗因置酒問坐客燒酒始於何時余曰今燒酒殆元人所謂汗酒公曰不然晉已有之陶淵明傳云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稻以造黃酒秫以造燒酒也余曰若然則秫稻必齊月令早言之矣公急稱秫稻必齊者再且曰吾奈何忘之又嘗閱余貨幣論說有言金幣中參銅者疑之急召詢余曰公創鑄中國銀幣者銀質略剛造幣且須參銅況金質之柔乎因言金幣重二錢餘約參銅十之一公稱善其虛心類若此

書姚石甫張亨甫兩先生事

桐城姚石甫先生瑩任福建臺灣道坐吏務被誣逮下刑部獄建甯張亨甫先生際亮方客姚所數千里奔京師營救之獄十有二日白以同知發往四川未行而張先生病且死矣張先生故以詩豪於時生三十餘年旅食四方已有詩數千首時寓楊椒山先生故宅松筠庵素羸善病方殷氣憂憤力自急救獄解喜樂怠與病抗遂亟坐姚先生榻前取生平詩十數巨册首首使誦之張先生曰留則姚先生於其上署一留字曰去署去字三日畢目乃瞑今所傳思伯子堂集是也既殯姚先生赴於京師知交爲位於松筠庵素服受弔遂舉張先生柩護往桐城爲位於家赴

於鄉之知交素服受弔見者大怪駴旣乃歸其喪於建甯
葬焉姚先生窘於貲遺命長君卒刋遺詩行世板歸諸其
家後六十餘年余識姚先生孫永概於京師述其事使余
記之云

侯官陳衍

行抵臺北內山加九岸記

法越兵事既定臺灣改行省合肥劉公省三實爲巡撫百廢具舉首撫番開墾而生番出草之案仍屢告麻裏翁加九岸兩社尤狡悍出草者生番突出殺人之謂殆伏莽意也加九岸生番名馬來詩眯者一人夜半至官設樟腦廠廠工二十人取其首十九去番俗能殺人首纍纍繫腰歸則舉社羅拜頂而戴之麻裏翁社殺人尤夥劉公怒進兵勦之自帥以行直擣加九岸時光緒十二年九月也先是劉公招余入幕府渡海至淡水則公已進兵寄語營務處

李君彤恩謂余若不畏臨前敵則來觀戰余作健遂行先至大嵙崁小住幫辦撫墾臺人林時甫行館林公爲備肩輿輿夫六人更番舁派巡防兵二十人荷鎗衛送林幕客郭君賓實偕行數里入山路即巀嵲輿夫已喘息雨汗漸進山迎面輿植立必不可坐土民言劉巡撫至此亦下輿行遂相率短衣徒步自是至加九岸凡六十里連峰仰刺升向天降入地其層級皆泥塗濡滑開路軍士以刀剜成者至崩厓絕澗山盡路斷則伐此岸巨木仆至彼岸使若橋然然非籐葛蘿蔦之屬蒙密覆翳其下奔流瀧澌稍怯者不敢踐而渡也路逢生番率被髮露體背負重物腰插兩刀目矍顧笑頷之亦笑相向中途竹頭角社尤陰黑可

怖野番憧憧出沒聞隔山卽麻裏翁肆言招撫我速多賫
牛酒來日將暮望見大營相距僅里許則兩足疲痠木立
不前矣至營劉公方晚食長揖入坐公謂書生健步若此
殊不易惜諸番社已就撫無戰事可觀馬來詩昧卒數社
自拔求免死殺之恐阻來者言已歎惋起視則一白皙少
年不知何以兇撟如彼也山中木皆百十丈灌莽尋丈獨
駐軍處一片平坡十餘畝爲竟日山行所未曾見云

遊君山記

自夏口舟行遇南風十有九日至城陵磯其夜將半大風發於水上舟人競起峭帆天向明見水勢呀然作碧玉色中橫玉界尺一方舟人曰君山也數須臾抵岳陽樓下不得泊而去曾幾閱月於茲耳涵虛湖水陡落數丈登岳陽樓復望君山沙洲歷歷有互於其際者樓中道士爲言山方而平故四面望之如一間往遊水程幾何曰水平時絕流徑渡十里而強耳冬際水落避沙洲磬折行當三十里同人欲遊者衆明晨遂往小舟坐五六人拗風行時作欹側欲覆狀有怖者抵山足行泥渚數百武至洞庭君廟樸陋無足觀出經虞帝二妃墓稍上下坡壠茶園閒西轉得

朗吟亭入望空水瀰漫不見涯涘洞庭以西湖爲泱漭茲亭有樓則山中最高處也向讀唐人小說若柳毅氾人錢起鄭德璘諸軼事瀟湘洞庭閒一種芳馨蕭瑟夷猶縹渺之意如或遇之今僧言山方廣七里並無峯巒多種茶爲業山中舊有數十勝蹟如橘井傳書亭存者無幾然朗吟亭攬全湖之景想煙月靚清雲水盪碧與雁聲搖落而俱遠直使人生沖舉遐引之思於無窮也

歸途望龜山記

去歲六月余之長沙浮海泝江至夏口阻風晴川閣下望龜山龐然隆也上有禹廟徒步造焉山中道士能夸示導漢入江故迹蓋唐以來以茲山當古大別也余時眺望以爲茲山之非大別莫明於左氏傳吳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語濟而後至大別無由至大別而後見漢旣作五言詩一首畧辨之而班孟堅鄭康成酈善長諸人皆謂在廬江安豐己爲近人長江圖說引据者不復道也獨記說文解字水部決篆訓廬江有決水出大別山大別之在廬江斯爲確證爭大別者均未之及而杜元凱久鎭荆州經營江漢大別若在漢陽注左傳不應云大

別闕不知處或曰在安豐云云旣至長沙隨學使者按試岳州澧州常德三郡沅湘資澧諸水皆亂其流今春北行出虎渡河下荆州沙市至荆河口汎舟周洞庭一匝焉抵夏口復見龜山殘雪猶積水落岸迴尤巃然於江漢之滸也夫天下之物今昔顯晦至無定矣山川其特巨者北條河濟漯漯最先絕河南行奪淮淮下流絕復北行奪濟濟絕澧之名遠在沅湘上今幾如帶吳嶽與華並舉灊霍古以爲南嶽今則知者尠漢改流廬江之大別自晦時耳地耳故茲山自足表著於武漢之閒猶襄陽昔爲重鎭峴山雖小特著於漢上也甯用冐大別之名以取重歟

出居庸關記

居庸爲太行第八陘居九邊諸關之一自京張剏設鐵路由京師止於關內爲南口由張家口止於關外爲北口中關四重曰下曰中曰上曰八達嶺嶺最高最北下關最南關相距十五里城垣繚焉山路巀嶭工久不成欲往遊未果也庚戌八月告成總斯路者具車劵致客通車張家口以落之余以二十七日攜一僕出西直門登車至南口車虵行上山其高以漸左旁有澗水石淙淙機器車一挽一推進甚舒遲越四硐短長各二觀音硐最長逾於武勝關廣武山硐上樹石有致山勢險峻疑不及武勝關然武勝關硐一而已在平地餘鑿山之麓通軌半壁巉立如豎長

鋸如摩巨刃居庸越山而通硐在山上山之鑿無壁立外露者不見其嶄絕也未出關僅襲裌衣關外頓易羊裘木葉已黃落矣元代往來灤京此爲孔道元臣扈從者類有歌詩及之今鐵道旣通昔之短後匹馬憑眺於荒煙夕照間者電瞥過矣山川形勢果異於古所云否耶姑書之以待登高能說者

登太山記

太山之陽自頂至足有石而無土其毛有松若栢無他木石之竇往往有泉小者滴瀝大者逆瀉湊赴諸峯之閒以爲澗此太山之奇而非太山之所獨也凡山之奇以石若泉若木之奇而奇耳太山之所獨者有極天之天門廣丈餘矗七千餘級之磴道以至之也余以辛亥六月十三日日將午至泰安城外遂命肩輿不數里至太山之麓已見所謂南天門者在數千仞之上夾持於兩峰之顚峯若仰攢巨齒微缺其中央天門若古貨布之竪上見其穿貫之孔更上無所有則蒼蒼之天而已其下有若一線瀑布已涸而留其縣流之痕者上天門之磴道也又其下爲他石

所隔而稍屈折所謂十八里盤將盡處也進行數里而天門隱數里天門又見凡數隱見至中天門登山之路蓋半望南天門之近遠小大無以甚異於初見時也又數隱見傲來峯睨其旁丈人諸峯瞰其上向所見一線瀑布已涸而留其痕者乃覺其有層級也漸近天門兩旁之峯壁立仰觀坐井俯視穿衕矣天門以下左右峯以十數澗如之磴道中貫有左右徙而無他歧自天門下至五大夫松雲步橋澗居磴道之左自雲步橋下至中天門澗居磴道之右蓋東峯之水多小縣流數疊者滙於雲步橋而爲瀑布轉出橋下別入一澗此東水之歸於西者也自中天門下至迴馬嶺澗又居磴道之左東諸峯之水入焉此東水之

歸於東者也自迴馬嶺下至東石橋澗叉居磴道之右西
諸峯之水若水簾洞者入焉過橋下而澗轉居磴道之左
此西水之歸於東者也自是至山麓西王母池東諸峯之
水若經石峪之瀑布簑衣亭之三疊泉皆入東澗無改其
磴道之居右矣此所謂東西以磴道爲中分之界也中天
門以下其木皆柏無一松焉中天門以上其木皆松無一
柏焉柏皆數百年物夾道蔽日尤蒙密者稱爲柏洞松壽
不知若干歲兀頂猿臂鶴翅鸛啄行列孑立側出倒挂於
縣崖絕壁危峯之隙人跡所不能到全山石紋斷裂億縫
兆罅形多正方長方其圜者百之一二銳若峭者十之一
二百丈千丈者千之一二風霜之所剝蝕雨霤之所穿鑿

礌硠崩墜於澗谷者不可數計而筋骨連絡精液內含氣
脈充溢故能水泉噴薄潤澤巖岫挺生萬榦苔草濃縟與
蒼黑之石相間日將西入乃入南天門其上無泉若木𣗥
石突兀負戴萃成數工分妥祠廟未入天門者靡得見焉
歷岱祠碧霞元君祠觀無字碑唐玄宗紀太山銘止於絕
頂日觀峯之東軒近眄徂徠遠矚新甫梁甫汶水自東而
南而西橫亘衣帶縱流數道入焉濟水今已奪爲河自南
而西而北汶水入焉其北不可見其西可見南者亦隱隱
可見遲明觀日出天晴而有濛氣蒸爲薄雲日大畧如車
輪不能明見全體將昇之頃紅光橫射數百里須臾近日
處噴猩血色凡紅之物無與並者南天門之東西北皆有

天門山之陰有後石隖松尤奇傲來峯下有龍潭瀑布尤壯余皆未至也同遊者元和胡玉縉余僕張宗楊

姚姬傳登太山記力爲其簡示不爲題震也東漢馬第伯封禪儀記則鬱律千餘言殫詰厥狀蓋不見眞面太山無以異於衆矣當日由東道而登與今日由南道者殊異故不憚復詳爲表之衍又記

遊明陵記

凡物之生方其毒之既積而厚雖造化之强有力亦姑任其自然及其氣之將澌蹶而踣之曾不加力焉古今一姓之盛衰廢興能逭乎此者蓋尠此何道邪萬物本乎土故天道遠而地道邇一簣之山必不生干霄蔽日之材反是者可知獨天下之大古今之遼萬彙之賾其脈絡統系起伏聚散隱微曲折變動而不可究耳明代獨夫之痛虐世濟其惡十羸政而五桀紂彼其敢以刀鋸鼎鑊待天下流血成渠伏尸成丘而不怯者以爲異族主中國中國人所大恥而共憤也吾能於其掌握取而還之中國功德軼堯舜陵湯武矣吾又何施而不可後世國家之將衰亡其子

姓必先子以六極之弱及凶短折而後人欺其孤寡循循然取而代之明又不然且廟社既墟而代之者獨煦仁孑義禮葬崇謚而防護之乃至瞻仰山陵咨嗟其治績之不可及彼豈眞異乎人之性必悅誠服於勝國哉以爲桀紂而堯舜之嬴政而湯武之我茍未至於桀紂嬴政必堯舜湯武無異辭矣永樂以下十三陵聚於昌平一州天於昌平之山數十里連岡疊阜專爲明設初無一人前葬其閒哉掘而去之無萬數也長陵居中山最峻自是左右昭穆代占一山古族葬法也而天誘其衷初不計其環抱之山至十三代而已盡雖欲不亡不可也且莊烈葬地已爲田妃所占莊烈並無葬身地也天道冥渺誠不可知而地道

之昭昭者竟若此可不異哉長陵享殿柟木柱大踰車輪圓徑當一尋有餘長十數仞如是者六十蓋盡中國山林之材木矣嬴政之厘兀蜀山甯足道耶定陵豎墓碑之寶城合各巨柱以上至梁棟榱題詹欒椽瓦之屬乃以一石琢成者自繼統之初卽經始工程作三十餘載乃成桓魋之石椁嬴政之錮三泉叉足道耶前淸旣煦仁孑義加防護矣赤眉楊璉眞伽之事後此所必無天道何薄於呂雉宋理宗之倫而厚於朱氏哉朽骴何知而長留此大無道之楬櫫於天壤使憑弔者太息痛恨不視史家之紀載顯著萬萬耶而況乎史家之不必紀載耶辛亥七月與陳弢庵閣學同遊歸特爲之記

蕭閒堂記

昔蕭閒主人欲仿杭堇浦之杭譜厲樊榭之厲譜而作蕭譜以爲蕭字甚隘乃天文則曖蕭天時則蕭長地理則蕭山蕭丘蕭關蕭縣蕭家巷宮室則蕭寺蕭齋蕭選樓蕭后粧樓蕭森亭蕭閒閣蕭閒堂其在人則蕭郎蕭娘蕭史蕭觀音張蕭亭余蕭客爵位則蕭王蕭公器用則蕭局蕭斧未易悉數也又言吾若多金當買一山一丘曰蕭山蕭丘建一寺曰蕭寺自爲比丘尼象擇古今比丘尼之名者爲主客圖焉其齋曰蕭齋其亭曰蕭亭其閉關處曰蕭關其堂曰蕭閒堂其閣曰蕭閒閣又自爲女冠象擇古今女冠之名者爲主客圖焉其樓曰蕭選樓其書則左氏傳史記

漢書昭明文選齊書梁書周書蕭茂挺集蕭東夫詩蕭貫歌蕭尺木畫聚古今婦女之能文詞者爲主客圖焉又爲梳粧樓聚吾蕭氏婦女之名者爲主客圖焉其齋若亭若樓之前位置以蕭宅二三子若竹若石之類焉吾畏冷冬則擁蕭局而坐吾習勞貧亦能緯蕭而食學吾先姑持蕭斧而樵也言已相與大笑因自號蕭閒堂主人嗣余有宅一區有堂有齋有樓有竹石與主人共處將百日又遠遊武昌京師而主人歸道山矣前歲余棄官歸兒輩避亂村居余獨居斯堂斯齋斯樓蕭冢況味蕭兀形神無幾微異於蕭寺之僧也一僕甚似蕭潁士之杜亮與謀異日別構一廬以居兒輩自以此宅踐蕭閒主人之言不視蕭衍之

捨身蕭瑀之捨宅益親切於事情乎

文筆山生壙記

出西郭外右轉爲小西湖過雄兵橋湖居堤之右左爲西湖書院亭臺就廢爲大夢山有松半里許爲第一亭堤上有小浮圖左轉爲宋李忠定祠循祠垣左轉度平橋爲湖中一洲渚澄瀾閣在焉度飛虹橋又湖中一洲渚開化寺宛在堂在焉其後小孤山鏡湖亭在焉徑祠前堤行里許爲流甝亭爲謝泉半里許一亭無名於是背湖左轉土名陳都墓墓古靈先生遠孫爲明都御史者也旁有祠就圮老松十餘泉石嶔嵜又里許爲地藏寺里許爲寶福亭吾先人之墓在其左紗帽山吾婦翁之墓在其右白龍山又二里許則梅亭過亭左轉數十步則文筆山矣山凡五峯

登麓左轉得徑漸高里許至第三峯下則吾生壙矣地廣
二畝深如之背有某氏墓松十數右望某氏墓松數十峯
巒外周左望某氏墓亦多松則所來徑也外峯稍遠側見
黃店江光帆影歷歷去來黃店者梅亭大路至洪江處也
夫余以爲人死無知葬之宜薄而可倮也久矣厚裹其血
肉之軀殗漬臭腐無所於洩脫其有知穢惡之情狀其能
堪乎亦旣無矣又曷爲擇地淸淑意若甚得者自湖西至
江干吾童時之所閒行遊眺吾與家人淸明上冢避亂村
居買舟上建溪之所往來皆在茲山之左右天下甚樂甚
苦之境往往有設於吾心不必其外體之親嘗者況於眼
前突兀之可見者乎司空表聖顧仲瑛皆有生壙固以爲

別業林塋之一所而已壙旁一諫果大可蔭畝後種棗樹
前桃李一盤石可坐表吾壙之東北界吾妻壙最右吾在
其左子子婦以次居左降數步焉

遊西苑記

燕都西北隅多遼金故蹟至元以海子著至明中葉以西苑著世傳李妃之臺蕭后之粧樓更千百年未能確指其處或以浮圖土阜巋然於三海之間所謂瓊島者當之余以癸未至都嘗驅車徑西華門度長橋金鼇玉蝀華表屹立橋西東瓊島面其前景山踞其東北丙戌同人游海淀昆明湖探玉泉之源循沙堤撫金牛徜徉久之時則三海未圈以宮牆昆明湖未爲頤和園也戊申清景帝殂葉赫那拉后繼之已酉余乃得游頤和園湖上宮殿排列結構如印板千步廊最勝然去湖稍遠不受湖光又夾持以容色慘瘁之檜柏使人不怡后前後截留海軍費八千萬金

府海內怨所經營壓若此辛亥清少帝遜國弢庵陳公尚
爲師傅壬子端午節後導游西苑隔三十年復登金鼇玉
蝀之橋左北海右南海蓮葉無際老柳蔽虧驕陽過橋繞
團城右轉上瓊島古石堆疊相傳自艮嶽來者周浮圖俯
海水下歷承光殿紫光閣三希堂諸地循海壖至瀛臺觀
那拉后以浮橋禁景帝處苑中景色蒼黯與頤和園有雅
俗之異然亦垂垂爲廢苑矣同游者相與歎惋夫以富有
四海養以天下苟平其政區區亭臺池館之娛即多糜金
錢宜若無大過然而嬴政陳叔寶楊廣趙佶之徒敗亡相
踵曾無幸者愿者惘焉黠者戒焉豈得謂之過計哉顧自
古無不亡之國四時之代謝烟雲之變滅廢興成毀之相

尋於無窮也恫者戒者毋亦一姓一家見耶國家者積無
萬數民命爲之財力其脂膏也脂膏竭大命無能在者而
廑一姓一家之足恫且戒耶

小玉屏記

昔人有言未聞巢由買山而隱謂人患不隱耳何患無山介子推隱至死求其處而不得匡廬以匡俗焦山以焦先盤山以田盤人有待於山乎山將有待於人也古者土滿後世人滿山無主者千不得一萬不得一匡俗焦先之徒眞巖棲而谷飲後世則别業精舍矣不買無由得山卽得山無别業精舍存焉亦孰從而隱之耶鄙性愛山愛泉石雲木得山而無所於遁也然衣食於奔走三十年買田買廬買果樹魚陂爲不奔走之衣食乃劣得之又眞巖棲谷飲焉以易其廛免奔走則無如向之不奔走矣故猶廬於城中也小有木石而已買山而使泉石雲木日就吾愛而

不去微山中之別業精舍無以待之也陶江多小山其名者曰玉屏曰楞巖曰李垞李垞有松楞巖玉屏有梅李垞楞巖巖氏陳氏公產不得賣玉屏已他人有余亦無力以得之與楞巖皆嘗賃居焉李垞則田園陂池在其下山中所有不能日就吾愛耳抑亦念吾所有性靈能日即於吾身而不去耶今年來京師復寓醫隱所有石高不及二尺上舒下斂橫皴數疊如雲片青色具大小二竅余愛之舉以畀余顏之曰小玉屏似陶江楞巖尤似玉屏也載歸置吾齋中覆以盆梅則玉屏楞巖覆以盆松則李垞故記之

小雄山觀瀑記

余生平觀瀑凡四度皆遇大雨各盡其瀑之量焉武夷以偉長匡廬以衆盛小雄以雄實泰山則衆盛劣如匡廬偉長遠不逮武夷小雄矣小雄之瀑曰龍潭亦曰龍塘潭下瀉兩山閒爲㵎五里而遙尾閭渟泓注於大溪曰小雄口遊之日陰晴屢變舟入口雨止日出舍舟趾徑度〻豐草濡濕足衣足所依盡腫數十武徑盡當硃㵎石錯呈越復得徑如是者數雨驟集水驟益石驟没踐之動扤數人相援隻蹉於泰如是者又數天漸黑湍漸悍壓而得至磴欹仄數百級修竹衞之硃崖彌厲一白龍模糊見於閒緣中下磴百十級龍潭至矣是山爲元末王總管翰所流寓是

瀑之右石壁鑿厂深丈寬數丈所謂友石山人讀書處也陳弢庵學士得其地支橋渡澗面瀑築室三楹方亭前凸盆與瀑逼爇燭諦視瀑長十丈而强廣丈而儉厚如之壯猛下撞充實無閒開牕卧對倦不忍寐同遊蔡觀施君言弢庵卜築數年來遊無數如斯巨觀所未曾有來而不逢甚雨甚雨又不得來也淩晨登後峯則瀑上尚有二瀑一丈許一三四丈許層遞而下瀑所自出人所自入毛竹億萬無他物焉山在永福縣治北六十里侯官陶江南四十里僻處荒嶠不得如武夷匡盧之著聞而斯瀑駸駸乎殆將過焉用特表而出之癸丑端陽節後一日陳衍記

遊方廣巖記

片石成厂壁立數十仞袤廣數十筵深十丈淺者數丈殆吾方廣之所獨也自葛嶺東北行兩山分排中落廣澗循山東麓上石磴經一石亭輿夫遠指一峯峯頂方平異於衆峯一松獨巨異於衆松告余曰此方廣也由是石磴數十級輒一轉數轉則六疊之泉瀉焉又數轉石壁陡立磴居其外壁鐫搰壁二字若告人以難行者然固妥帖不頗險也又轉七疊之泉瀉焉泉右有亭延佇久之由是磴益蹙松益長澗益仄又數轉萬翠蒙密山路若窮近乃得鏬則石門也門本兩巖相倚無路可進何時訇開石扇崩墜猶在更進則側身巖身側乃過又進全巖乃見佛屋嵌空

數十間向所見之巨松表焉無一瓦而上不雨無一墻而
旁不風弦月在樹而雨聲潺湲花木覆簷而上介樵路則
因厂爲屋水簾數百尺被乎其右也厂石斑剝攢結千態
百狀抑其末矣福州自陶江以南泝流永福縣治以抵永
春之德化寔名南港山刻水厲富竹饒石巨口赤壁諸山
畧如長江之石鐘馬當道士磯葛嶺二小瀑分左右三疊
而下尤似匡廬開先而水莫雄於龍潭石莫奇於方廣搏
於遊者自知之非余私其鄉之言然僻在荒裔遊者恆未
及知則以余爲私其鄉之言也亦奚不可

侯官陳衍

顧黃王三儒從祀文廟議

竊見文廟從祀諸先賢先儒自孔子孟子弟子宋代周程張朱邵六子以及其所傳各弟子外往往鼎革易代之際顯則有蒙難艱貞之節晦則有傳經抱道之儒若秦漢閒之伏生毛公高堂生東西漢閒之杜子春東漢三國閒之鄭康成隋唐閒之王通宋元閒之文天祥陸秀夫趙復許衡金履祥吳澄明末國初之黃道周劉宗周孫奇逢陸世儀張履祥輩皆獲與於兩廡之列而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三儒至今闕然前有奏請者均遭議駮禮臣之意殆以

王黃二儒曾事魯王桂王炎武雖受唐王之召而未往然皆惓懷故國之死靡他揆之孫奇逢陸世儀張履祥始終晦迹者微有不同方諸黃道周劉宗周國亡死殉者亦覺有異故遲迴審愼未敢議准因就其著述特用苛求歟不知微箕比干心同迹異孔子許以三仁文天祥陸秀夫先後死節謝枋得不逼使北行則猶可以不死故三儒之迹孫奇逢陸世儀張履祥之迹也三儒之心黃道周劉宗周之心也禮臣駁黃顧二儒謂篤信好古則有餘純粹以精則不足夫純粹精乃孔子贊乾德之辭未易遽及孔子自謂信而好古竊比老彭又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孔子之自道而許人

者不過如此黃顧二儒旣當之無愧色亦足以從祀廟廷矣王夫之發憤著書有楚屈原之遺風瀟湘怨諸詞亦九歌之流亞禮臣謂其著錄四庫及存目各書均有純駁互見之處此不過攷證之有疏密而已從祀諸大儒中如劉宗周之周易古文鈔四書學案孫奇逢之四書近指陸隴其之古文尙書考陸世儀之思辨錄輯要四庫書提要皆有遺議而於張栻之癸巳論語解癸巳孟子說王柏之書疑陳澔之禮記集說呂坤之四禮疑糾正尤多而諸儒之生平學行旣已大醇則固無礙於從祀也王夫之何獨不然荀子有言能以夫千歲之道自持者斯命爲千歲之信士故先聖先師祀於瞽宗上庠與祭法法施於民以勞定

國以死勤事及鄉先生沒而祭社者不同今黃道周劉宗
周孫奇逢陸世儀張履祥均已從祀而三儒未獲議准似
於崇儒重道之大公有所未盡理合具議咨請貴部察核
施行謹議
右議由學部尙書榮華卿協揆命作稿上大失意旨榮
公意主駁也後廣雅相國在樞廷乃力持議准衍記

請大學經文兩科學生由各省保送議

大學爲各高等學堂卒業生升入之地惟經文兩科皆舊學揆諸今日情形非變通辦法必至有學科無學生自國家創立學堂以來爲學生者皆注意新學謂知未知能未能學成而有用也至於舊學久以爲無用且若已知已能也者實則何嘗知何嘗能向者新學未興科舉未廢經史子集各學精者已無幾今更如此廢棄惟有一少一日以衍所聞各高等學堂學生視賞給進士翰林無以甚異於賞給舉人也多不願升入大學其願升大學者亦願升法政格致農工商醫各科無願升文科經科者且以今日高等學生言之文學經學平時本非正課其素知門徑者亦

不乏人而絕未究心者實十居七八愚昧之見大學經文兩科旣乏合格學生惟有變通辦法咨行各省令不拘舉貢生監考察保送來京考取派入其遊學隨宦在京者另行保舉應考當此舊學廢棄未久各省士子向有根柢器優年歲稍長未入各種學堂者其人旣堪造就培之有用若再遲十年則並此等學生亦不可得中國舊學將絕迹於天下矣謹議

奪情議

謹案三年之喪無可奪情惟金革之事則無辟王制曰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曾子問曰夏后氏旣殯而致事殷人旣葬而致事此經制也喪大記曰君旣葬王政入於國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旣葬公政入於家旣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曾子問曰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此權禮也王事卽金革之事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是時齊桓伐楚攘夷狄以尊周室也金革本危事凶事老子曰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
軍將已受斧鉞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鑿凶門而出故旣
卒哭可以服事其服稍變爲弁絰帶與公羊傳閔子要絰
而服事合者禮運曰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使非
泛使從政也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
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
君使之之使卽期不使之之使皆專指金革之事言本當期
而後使故曰已練已練男子除乎首故要絰也或伯禽服
事時已卒哭尚未及練不得已而爲之故權從已練之服
卒事可反喪服故閔子退而致仕也而喪大記遂以爲卒
哭可服王事矣禮運孔子之言喪大記七十子之徒所記

自以禮運之言爲斷但忘親之人從政其所趨金革又其所辟故伯禽閔子皆不敢辟而喪大記之卒哭服事亦權禮之可從歟謹議

鄉飲酒禮議

竊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蓋爵尊於朝齒尊於鄉德舉於鄉而升於朝者也鄭康成注儀禮鄉飲酒禮以爲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見其化知尚賢尊長是也故飲酒之禮有二行於鄉者爲賓興舉於天子諸侯之鄉大夫行於黨者爲正齒位舉於黨正皆化民成俗之本而發明於小戴記鄉飲酒義者也周禮鄉大夫職曰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鄭司農云興賢者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若今舉茂才後鄭云

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儀禮鄉飲酒禮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主人謂諸
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
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是禮乃三年正月
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如此古者七十
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
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
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
也亦者對天子鄉大夫之詞此興賢能而行鄉飲酒之禮
周禮言其王朝之制儀禮詳其侯國之儀非二事也周禮
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

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鄭注
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
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
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
闕於禮至此農隙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飲
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鄉
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
士既旅不入是也賈疏云儀禮篇卷並在之日別有黨正
飲酒之禮見今十七篇内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儀
禮未亡之時篇内論正齒位之禮其義具悉今將此經之
事連屬於鄉飲酒義則鄉飲酒義惟有五十以上豆數之

言此經惟有一命以上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微失於少云云此正齒位而行鄉飲酒之禮者也自鄉舉里選後世變爲科舉賓興與鄉飲酒遂分爲二事明以來既有鄉試宴本於賓興之禮又有鄉飲酒之禮舉於每歲孟春望日者亦本鄉大夫正月之吉以禮禮賓然大比賓興三年一舉孟春之鄉飲酒又每歲一舉尤爲無取今停科舉而興學校合古者鄉三物教民之義當於每歲正月望日舉行賓興之禮於京師大學校及各直省學校至每歲孟冬朔日所舉鄉飲酒之禮本於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者正建亥之月所當奉行鄭康成所謂至於農隙而教之

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者也鄉飲酒義引孔子之言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祭義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尙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軍旅矣齒之尙且不專於鄉況於鄉乎故觀鄉飲酒之禮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謹議

石遺室文集卷七

侯官陳衍

送高嘯桐出都序

嘯桐自其少日里居卽繫心天下事喜閱邸報遇有能言敢諫章疏無問其有爲而言與其言之得罪與否必琅琅洛誦謹誌其姓名勿敢忘其姓名之屢見不一見者則終身誦之勿敢忘長入京師應禮部試旣屢不售出而佐幕用其言者政績恆有聲鄭蘇堪提刑者以經世才爲東諸侯所尊信則亟稱嘯桐粵督岑公春煊用招嘯桐入幕時中朝使岑公舍去粵督四川岑公不欲往請入朝侍孝欽太后之眷不倏命突至與岑公異者大駴於是得長郵

傳部將處嘯桐以丞若參事未幾岑公又不安其位去乃奏請考試御史勿拘舊例京外官七品以上曾權實缺者皆得保送嘯桐曾以同知權知梧州府事者也與保送補試第一爲御史有日矣御史例須記名第一例無不記記名之日嘯桐束裝以待亦自疑不得記也已而果然噫嘯桐即入臺日上封事彈劾權貴權貴誠有力固百封事百無效也乃必預拒其入臺非計之拙歟然至不得不用其預拒則必有窺之於素者矣嗚呼孰使嘯桐而使人窺之於素若此哉

送馬君通伯南歸序

余爲學部主事之四年桐城馬君通伯亦用學部大臣辟官主事語相悅讀其所爲抱潤軒文集洒然盎然見時局艱危陳書萬言請長官代奏至深痛而不傷附直不易爲也猶格不上其冬朝廷將大改官制一一合於日本以坐致富强重以度支大困計無所出惟出於汰人員減俸祿諸部院長官謀比其曹攷試而去留之今月二日通伯乃至余寓廬言將暫歸色若甚惜別既而曰相知更未久然見君意許在朋友之數京師知交若某某辱於吾有贈言視君知吾未能或之先君獨未有贈言異日思君若有憾也余曰君將不來耶願少須立相將俱去歸於不辱吾身

而已余家世貧賤少時天下大亂初定亦嘗習科舉求祿仕矣甲午國事遂棘戊戌庚子而愈棘有微官遂以不爲忽忽十年老矣丙午七月學部大臣以文書調其明年三月將來吾婦甚阻余余曰京師友朋文酒之樂已不如昔時然以余所居若武昌若長沙若上海所遊若杭州江甯南昌安慶皆東南繁富都會至往往面其賢者而是邦大夫多能飾文釆盛賓從益以舟車便利遊客奔輳方諸京師則猶貧富多寡之不相若也今各部院有攷試之說吾與通伯非自求仕來者若謬謂其能以禮招之又儕諸未必能不以禮處之有振衣而去耳然其事未察吾二人相卒別去相望數千里外於吾心亦有所不樂否邪君鄉多

賢者吾里中舊遊蓋零落畧盡其存者方宦遊京師四方江山寥廓之中園林祠廟屋宇邱墓陂塘叢薄陳迹隱隱可味畏寂者避之吾方欲從而求之意有所得也然不遂從而求之者以爲不辱吾身者可以少留而非其事會未可以求而必得者友朋文酒之樂也故重可念也通伯甚然吾言余恐其三思而終遠引也遂書之以爲別庚戌十二月三日

送胡瘦唐侍御歸新昌序

遠遊之歸其鄉人情之所甚樂也余識瘦唐尙未爲諫官所居充棟連楹皆古今人文集及史學輿地之書至十數萬卷嘗山水遊與余及堯生昀谷數人時時爲五七言詩疑亦浮沈一官以自晦者然性疾惡至嚴憂天下切於已事爲諫官不二年章數十上傳聞彈劾皆親貴上及禁近終不報亦終不之罪故語秘不得詳雖至親暱亦未嘗得聞之也今歲正月忽爲詩七章以別僚別友別謝文節祠別江亭別東華門別琉璃廠書賈別會館花木瘦唐非以歸爲樂何爲而出此然詩辭含蓄意極悽惋瘦唐信以歸爲樂者又何爲而出此然則所謂語秘不得聞者可知已

吾之見諫官亦衆矣言人所不敢言得罪以去或不得罪而所言已暴於天下皆言之已得其償者也若言之不效而不去以冀其萬一有效或終不效而不得罪則終不去一蘄償其實一蘄償於其名也實之不效而名之不居舍奉身以退其又何道以自處耶瘦唐二親在堂歸養其親讀其書而教其子瘦唐亦以其所樂易其所不樂乎吾雖不樂瘦唐之歸固不忍瘦唐之甚不樂而久居此也

送陳劍潭南歸序

天下之亂苟未至皐皐訿訿之徧於有位而民力屈無復之幽憂窮愁之氣尚不湮於下騰於上也故士之岸然負異者有以相處得黽勉以安其身與否君子所以覘世變矣桐城人士多以文章負異於衆余所識馬君通伯姚君叔節皆能爲其鄉先生之文而識陳君劍潭先于二君則不守桐城師法慕太史公班孟堅之言其至者權奇動宕恣肆自喜馬姚二君於其文不甚相合而亦推其能自力也余亟稱劍潭之文世人疑信相半亦由劍潭喜談天下事而闇於世故周旋爲文章不俟人推許而自推許動與人深言下筆不自休往往塗竄不留十之三四余嘗揶揄

其神不凝而用志紛或故摘其瘢鋪以相笑樂而劍潭自豪其所爲以爲不如是不足盡文章之變所識諸侯公卿大夫不乏人而屈於微官不往爲奔走四方市文修書掌記奏舒紙疾書腕欲脫歲入千金數千金壓以救其飢寒所引爲知已親若骨肉乃無踰老病頹唐如余者亦可歎已初見於武昌再見於京師陸軍部長官辟修兵學書大學堂聘充講席方謂劍潭得久居此相與談諧歡醉少瘳吾人天家國之鬱紆乃終不得安其身以去吾蓋俯仰數十年之間至於今日世變殆愈岌岌矣南中之强有力者尙有知劍潭之深豐以養劍潭者乎使吾劍潭有以自食其力益以發舒其文章豈獨劍潭一人一家之幸哉

贈桐城姚叔節序

桐城人以能文章名於時殆二百年而未有絕文章遂若爲桐城人所私者然江西福建浙江江蘇廣西湖南北能爲文章與桐城相彷彿者時時間作於是有桐城文派之說人不必桐城文章則不能外於桐城爲是文者紆回蓄縮務使詞盡意不盡以至詞意俱不盡可不謂謹嚴有守者之所爲歟余識馬君通伯因識姚君叔節叔節爲石甫先生孫通伯妻弟二君皆刋有文集一巨冊時賢評識爛然若張廉卿吳摯甫陳伯嚴之倫皆律以桐城義法而罔有戾若溢一時自許爲文人者往往以能識摯父通伯諸君子得一言許與執爲能文之劵而通伯昔歲告歸旣請

余贈言叔節亦以宿諾在彼今年重至京師斤斤責償豈
余言之足爲桐城人重歟吾聞桐城有浮山巖壑瓌瓏秀
美視海上羅浮二山且遠過文字與山川相發越蜀峨眉
西江匡廬彭蠡宋六家之文炳焉吾中國多山水雄秀之
鄉而文化日就瘠薄啚野則其去凋喪也豈遠乎此余送
叔節所爲悄然以憂者也